



## 我与平顶山晚报

### 三十年的情缘



作者：叶剑秀

河南鲁山人，中国作协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、鲁山县作协主席。先后有小说、散文200余万字发表于国内报刊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野太阳》、纪实文学集《为警无言》、小说集《黄土厚韵》、散文集《怀念爱》。

人生三十年，凝思回眸，缜密梳理，在心里真正能够留存或珍藏的记忆，其实也不是很多。我与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的情缘，相影相随三十年，这种真挚不渝的情感，恐怕要相伴终生了。

我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，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发表多少篇文章，已经记不清了。早年收藏许多《平顶山晚报》，闲时翻出来浏览，看到自己笨拙稚嫩的文字，仿佛又回到激情澎湃的青春时代，留下的一字一句都饱含着辛苦和不易，虽然生涩，但也有一种满足和成就感。近些年因主要从事小说和长散文的写作，几乎没给晚报副刊投稿了，但情未了，缘在续，不断推荐鲁山作者稿件见报，也是殷殷情缘的承接和延续吧。

参加过很多文学方面的活动，当有人问及我的写作经历时，我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家乡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走出来的作家。在别人质疑的眼神和语气里，我倒是有几

分坦然。这没有什么不敢说的，正如我是农村出生的乡下人，没必要粉饰自己的身世，自带泥土的芬芳，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耀。

遥忆过往，犹记当年情深。2008年，我的长篇小说《野太阳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。我把样书送到平顶山日报社，受到时任晚报总编辑郭新民、编辑部主任董佳理的热情接待，他们询问了我的创作情况，翻阅样书后，当即决定予以连载。感谢、感恩，当时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。2009年3月19日，《平顶山晚报》开始连载《野太阳》，给我带来了不少赞誉，更加坚定了我文学道路上一路前行的信念。

倏忽之间，《平顶山晚报》走过了三十年的风华历程，由探索到成熟，由成熟到繁荣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繁茂着一方沃土。从精神意义上讲，一张引领时代风貌的地方报纸，远远大于三十岁的实质价值。副刊编辑换了一任又一任，未曾改变的是他们对本土

作者的提携和扶持。他们怀着故土的情结，把握文学的脉搏，吸纳了诸多作者的才情与经验。三十年的累积，把桃红李白当作文学色彩，把书写国泰民安当作文学的表达，构成了一个不容小觑的文学容器和精神天地。从白发苍苍的老编辑，到今天的年轻编辑，无不折射着他们辛勤付出的身影，看稿、改稿，与作者交流沟通，与一代又一代写作者成为好朋友。编辑与作者思想相融的叠合，建构起一座美丽的花园，让读者看到一朵朵文学的花蕾，经久不衰地绽放。

时光荏苒，芳华依旧。社会在进步，时代的变革日新月异。当下，尽管纸媒的主权在不断旁移，但人们的生活与情感中仍然需要文学，报纸副刊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担当主体。

三十年的守望，已是硕果累累。我们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宽阔的麦田里，不仅分享了劳作的喜悦，也收获了橙黄饱满的果粒。愿《平顶山晚报》继续为我们奉上一道道美味营养的大餐。

### 说声迟到的感谢



作者：史运玲

河南汝州人，河南省作协会员，汝州市作协副主席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唐山文学》《风流一代》《闽南风》等百家报刊发表过数百篇作品，数十篇游记获得征文奖，文章入选《河洛散文集》《河洛水韵》《平顶山文学大系》等。

我跟《平顶山晚报》的相识，应该从2012年6月说起。

那时候，我从乡下调到小城附近一家企业上班。经过几年努力，我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之后，开始抓紧业余时间阅读，想重拾久违的文学梦。

虽说高中时便发表过文章，并在地市级报纸的征文活动中获过奖，但婚后擢笔十余年，长时间没有读书看报，文思才情早被紫陌红尘里的柴米油盐磨灭殆尽。我鼓励自己：只要踏踏实实努力，终会一步步走向期望。

2012年，《平顶山晚报》4版“漫游天下”搞了一个分享我的旅游故事活动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是个旅游爱好者，一有闲暇就喜欢到大自然里走一走，练笔文章也以此居多。我试着把《夏夜马庙行》一文发送至投稿邮箱，很快就在6月19日见报。题目上方的醒目位置，写着我的工作单位汝州水

泥厂和讲述人史运玲，以及整理人耿剑。我受到很大鼓舞，写作劲头更足了。8月21日，在同一个栏目，我又分享了另一个旅游故事——《游山玩水五道潭》。

9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工作室配合制成分厂的吴厂长做细度实验时，一个陌生人拿着《平顶山晚报》来找我。他说在报纸上看到了《游山玩水五道潭》，文章写得真好。他对五道潭也很感兴趣，特意照报纸上的讲述人工作地址来找我，想详细咨询下五道潭的具体位置和行车路线。说来惭愧，去五道潭旅游，是我第一次跟本地驴队去外县旅游，路痴的我，对陌生人的询问一问三不知，只得建议他百度下嵩县五道潭，会搜索到很多信息。

陌生人走了，同事纷纷跟我开玩笑，说居然有读者拿着报纸来找，老史呀，你可得努力写，没准会写出点名堂

来。目睹此事，吴厂长也对我刮目相看，因帮他记录实验数据时曾夸他拿的笔记本好，后来他让人给我捎来一本，说让我写文章用。

自从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分享旅游故事后，我的写作梦终于再次拾起，先后在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出席了河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，成了省作协会员，还当选为本地的作协副主席。当然，我也陆续在《平顶山晚报》发表了《对婆婆好就是对自己好》《有书陪伴真好》《又见红叶醉秋风》等文章。2018年6月，我调到集团新成立的宣传部从事文字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回首往事，我非常感激《平顶山晚报》，这里是我的梦想再次生根发芽的根据地。在这个冬日，我想向晚报说声迟到的感谢。谢谢所有修改、编发过我的文章的编辑，你们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无论见于不见，感情都在，温馨永存。

### 二十五载“副刊”缘



作者：赵中华

河南平顶山人，就职于河南中石化鑫通高速石油公司，河南省作协会员，在各级报刊发文百余篇，出版有散文集《烟火中的诗意》。

《平顶山晚报》即将迎来三十岁生日。作为忠实读者和投稿多年的写作者，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

三十年，《平顶山晚报》从蹒跚起步，即至鼎盛的“而立”之年。而我，也从青春锦瑟迈进了中年的门槛。

感谢文字，是它让我与《平顶山晚报》结下了二十五载“副刊”缘；感谢《平顶山晚报》，是它为我搭建了展示平台，激励我在文学道路上行稳致远。

曾以为，“余生”很遥远。可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当过往的人和事渐成记忆，就连回忆都略显吃力时，珍藏在我书柜中的、成沓发黄的《平顶山晚报》，却再现了我二十五年的成长历程。

时光倒转至1998年4月。那时的我还沉浸在“我未嫁，母已逝”的巨大悲痛之中，满脸泪痕写下了《抱抱母亲

的脚》，尝试着向《平顶山晚报》投了第一篇稿。谁料，文章在晚报家春秋栏目以头题刊发。发稿的喜悦宛若冬夜的一盏灯，温暖了我的生命，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

尚未完全走出失母之痛，我的岗位就因单位减员分流而突遭变故。一夜之间，我从油库的开票员变成了宾馆的服务员。当铺床、叠被成为我的日常工作，我无法接受更难以面对。在我决意离开时，朋友说：“何不把这这次转岗当作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！”于是，《别太爱自己》再次以头题刊发在晚报的逢春苑栏目。

“别太爱自己，即使遭遇挫折、伤痕累累，我们仍旧要放声高歌；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……”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，我不再怨天尤人，像被鞭策

的“陀螺”般高速旋转起来。《今日如金》《飘香茉莉》《最浪漫的事》等文相继在晚报副刊发表。同时，亦有多篇文章在《中国石化报》《河南工人报》《湖州晚报》刊发，《走进铜婚》一文还被《今生只为你守候》丛书收录。

两年后，我离开宾馆开始新的工作，但一直没有离开文字。2015年，我出版散文集《烟火中的诗意》。2023年，我与《平顶山晚报》再续前缘，相继发表《迎春花又开》《忽已暮春》《闺蜜行之重渡沟》《质感》等文。

如果文字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，《平顶山晚报》就是油纸伞，为我撑起了一方别样的晴空；如果文学是我灵魂的栖息地，那么《平顶山晚报》就如阳光雨露，给予我最初、最丰厚的营养。愿《平顶山晚报》再谱华美新篇！